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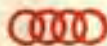
35

馬克白斯
MACBETH



Wm. Shakespeare

文 化 合 作 公 司 總 發 行



馬克白斯

登場人物

鄧肯 蘇格蘭王

麻爾孔 他的兩子

杜納而班 他的兩子

馬克白斯 王軍的將軍

班郭 王軍的將軍

瑪克多夫

利騰克斯

羅斯

孟泰斯 蘇格蘭貴族

安格斯

開斯奈斯

弗利安斯 班郭的兒子

細華德 北申伯蘭子爵，英格蘭軍隊的將軍

小細華德 他的兒子

塞頓 隨侍馬克白斯的軍官

幼童 瑪克多夫的兒子

英格蘭醫師一人

蘇格蘭醫師一人

軍曹一人

看門人一名

老人一名

馬克白斯夫人

瑪克多夫夫人

隨侍馬克白斯夫人的婦人一名

赫剌特

三女巫

精靈多名

大臣、官員、軍官、兵士、兇手、侍從、及送信員各數人。

背景：蘇格蘭、英格蘭

第一齣

第一景 一片荒原

〔雷電交作，三女巫上〕

女巫₁ 我們三人在何時再行相逢

在雷聲，電光與大雨之中？

女巫₂ 等到離擾紊亂已經完，

等到戰事已經敗了已經贏。

女巫₃ 那就該在太陽落山之前。

女巫₁ 地點在哪裏？

女巫₂ 在那草原上。

女巫₃ 到那裏去見馬克白斯。

女巫₁ 我來了，灰色貓！

女巫₂ 癩蛤蟆也在叫。

女巫₃ 就來了！

三人合白 醜即是美，美即是醜，

穿過濃霧濁氣去飛走。

〔同下〕

第二景 佛萊斯附近軍營裏

〔幕後軍號聲，鄧肯，麻爾孔，杜納而班，利腦克斯，及隨從多人同上，
過一軍營遍體血污。〕

鄧 那一個滿身血污的人是誰？看他的樣子他大概能够報告這次叛變的最近的情形。
麻 這就是那位軍曹

他似一位忠心勇敢的人盡力奮戰，
不使我被擒，歡迎啊，勇敢的朋友！

請你把你在離開時的混戰的情形

報告給國王。

軍曹 情形很是紊亂不明：

像是兩個精力疲竭的游泳者，互相纏在一起，

縱有技藝却亦無用處，那殘暴的麻克唐華，

真不愧是一個叛徒，爲了他這目的，

有無數種天性上的惡德

畢集在他的身上——從那西面的島上

還有輕兵與重兵源源不絕的來投効

而命運之神呢，看着他這永劫的叛亂微笑，好像是這叛徒的老婆，但是一切還都不够，因爲勇敢的馬克白斯——他真配有這個名字，蔑視着運命，舞動他那因了殺人流血而生烟的鋼刀，像是勇敢的寵兒，割的出了他的道路，

一直衝到那奴才的面前，

他既不與他握手，又不向他告別，

就是等着把他從肚臍豁開到面頰

然後把他的頭安放在我們的城壕上。

鄧 啊勇敢的表弟！真不愧爲高貴的人物！

軍曹 即如那朝陽放射它光芒的所在，

摧毀船隻的風暴與駭人的雷霆自那裏突起；

從這勝利中，本來以爲有令人欣慰的結果，

却漲溢出來焦憂，請注意，蘇格蘭王，注意啊！

在正義披掛了勇敢纔威迫這些輕裝的

兵士轉過身去開始遁逃的時候，

那挪威的國王看見有隙可乘，

攜着輝煌的兵器與精銳的生力軍，

却開始了新的進攻。

鄧 這個可會使我們的將軍馬克白斯與班郭憂愁？

軍曹 是的，

似麻雀之於蒼鷹，兔之於獅一般，

如果我說真話，我一定得報告他們乃是

裝滿了雙倍彈藥的巨砲，他們就

加倍而又加倍的打擊着那敵人，

除非是他想在巨大的瘡傷中沐浴，

或是要再記住一次高爾勾沙，

我無法說出——

不過我要暈倒了，我的傷口需要救助。

鄧 你的傷口與你的言詞全都與你相稱，

它們全有光榮的氣息，去爲他請醫生來，

【軍曹被扶下】

又是誰來了？

利 麻 是高貴的羅斯爵士。

他的眼光多麼匆忙的樣子，祇有在

有驚人的事情報告時才會如此。

羅 上帝保佑吾王！

鄧 你從哪裏來，高貴的爵士？

羅 從凡夫來，偉大的國王，

在那裏挪威的旗幟蔑視我們的天空，

贏得我們人民的心裏發抖，挪威王本人，

率領着駭人的龐大的軍隊，

由那最大逆不道的叛徒高多爾爵士

所襄助，開始了這一天慘然的爭戰；

一直到後來，那女戰神的夫婿全身甲冑，

以他全身的優點來與他相周旋，

刀鋒對着叛徒的刀鋒，手臂抵着手臂，

才挫折了他洋溢的驕銳，然後結果是

勝利屬於我們這邊。

偉大的歡喜！

羅 鄧 現在，

挪威的國王斯文諾渴望着媾和，

而我們却不肯答應他埋葬他的軍士，

除非他先繳出在聖可而謨島上
一萬枚銀幣賠償他們的費用。

鄧 那個高多爾爵士再也不能欺騙

我心中的信任了，去宣佈將他立刻處死，
然後用他的頭銜去稱呼馬克白斯。

羅 我就去辦理。

鄧 凡是他所失却的全將由高貴的馬克白斯獲得。

〔同上〕

第三景 一片草原

〔雷電交作 三女巫上〕

女巫 1 你到哪裏去來着，妹妹？

女巫 2 去殺豬。

女巫 3 姐姐，你呢？

女巫 1 有一個水手的妻子在懷裏放了許多栗子，

她就咀嚼，咀嚼又咀嚼——「你給我」我說，

「你滾開，老巫女！」那大屁股的賤人大聲喊；

她的丈夫到亞利坡去了，他是老虎號大副

但是我要乘一個篩子航到那裏去，
而且要變成一隻禿尾巴老鼠，
我一定去，我一定去，我一定去。

女巫² 我來送給你一陣風。

女巫¹ 你的心真好。

女巫³ 我也送給你一陣。

女巫¹ 其餘別的我都有，

我還知道它們所能吹到各港口，

以及航海家的航海圖上的，

他們所知道的一切角隅，

我要把他擠得乾似乾藟草

在他那避難所似的眼簾上，

日夜都不許他睡覺；

他將變成一個受詛咒的人；

七天七夜的勞累再九倍

他就要縮，枯乾又憔悴，

他的船隻雖然不會沉，

但是它可要受盡風濤的惡顯播

你們看我這裏是什麼。

女巫² 給我看，給我看。

女巫¹ 這裏我有掌舵人的一節大拇指，

在他向着家鄉歸航時把他的船撞破。（幕後鼓聲）

女巫³ 鼓聲，鼓聲，

是馬克白斯來了。

全體 司掌命運的姊妹們，拉着手，

她們是海洋與陸地的急行人，

這樣團團轉着走啊走，

三次是你的，三次是你的，

然後再三次，恰巧湊成九，

靜些！法術已經使上了。

〔馬克白斯及班郭同上〕

馬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又好又壞的天氣。

班 這裏到佛萊斯有多少路？這些是誰，

這樣枯瘦，衣飾這樣希奇古怪，

看起來簡直不像這地上的居民，

可是又在它上面；你們可是活着？

你們可是人們可以開路的東西？你們像是懂我的話，

每個人都同時立即的將她乾裂的手指

置放在她乾癟的唇皮上；你們該是女人，

而你們的鬍鬚却禁阻我將你們

如此承認。

馬快說，如果能夠；你們是些什麼人？

女巫¹ 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讚美你，格拉密斯爵士！

女巫² 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讚美你，高多爾爵士！

女巫³ 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你將在此後為主！

班好大人，你為何吃驚！好像是害怕這些

如此可悅的消息？憑着真理之名，

你們是空幻，還是真是你們在

外表上這樣的東西，你們稱呼我的

高貴的友伴以已有的榮名，以及未來的

尊貴的預言以及為王的希望，

他簡直是驚喜得不知所答；對於我你們却不開口：

如果你們能够窺察時間的種子，

能够告訴我們哪一粒會生，哪一粒要死，

那麼就也告訴我一些話吧，我既不乞求你們的恩典，
也不畏懼你們的惡嫉。

女巫 1 讚美啊！

女巫 2 讚美啊！

女巫 3 讚美啊！

女巫 1 不如馬克白斯，又比他偉大。

女巫 2 不如他快活，却又更可樂。

女巫 3 你要生出許多國王，雖然你自己却做不到：

這樣，全都讚美啊，馬克白斯與班郭！

女 1 班郭與馬克白斯，全都讚美！

馬 止住，你們這些言語不明的人，多告訴我一些

在西奈爾死後，我知道我做格拉密斯爵士

但是怎會是高多爾？高多爾爵士還活着，

是一位健康而興旺的人物，而說起做國王

卻簡直不在可以相信的範圍之中，

同做高多爾一樣的不可能，你們說，

從哪裏聽來的這奇特的消息？又爲什麼

在這一片荒涼悽慘的草原上你們攔住我們，

向我們說這種先知似的言語？說，我命令你們。

〔三女巫突然消失〕

班 這大地像海洋一樣也有泡沫，

她們就是那種東西，她們消失到哪裏去了？

馬 到大氣裏去；看起來像是具有肉體

而消溶到天風裏却與呼吸一般，但願她們不走！

班 我們所談說的這些東西，真在過這裏嗎？

還是我們吃下了令人發瘋的草根

把理智變成了囚徒？

馬 你的子孫會做國王的。

班 你也要做國王呢。

馬 還要做高多爾爵士呢，不是這樣的嗎？

班 就是這個調子。這句話，誰來了？

〔羅斯及安格斯同上〕

羅 馬克白斯，國王歡欣的接到了

你成功的消息：同時當他聽到了

你在那與叛徒們惡鬥中的個人的冒險，

他暗地裏的驚佩與公開的讚美便交鬥着

不知是該說出來還是記在心裏，這樣啞了口。

從頭到尾的檢視這一天的經過

他看見你置身於堅強的挪威的嚴陣裏面，

絕不畏懼你自己所造成的現象，

死亡的慘景，像是冰雹一樣急驟

使者緊隨着使者馳來，每一個人都

讚美你在這防衛他的王國偉大戰事的功勞，

把這些讚美堆積在他面前。

安

我們被差遣，

從我們王上那裏付給你謝意：

不是即刻在此給你賜賞，而是前來

迎你到他那裏去。

羅

同時，爲了保證更崇高的榮譽，

他親自命令我稱你爲高多爾爵士：

在這種稱呼中，讚美啊，最高貴的爵士！

因爲它已屬於你。

班

〔自語〕怎麼妖魔也能說真話。

馬

高多爾爵士還活着呢，你們爲什麼用借來的服裝將我打扮起？

安

前任的爵士是還活着，但是在嚴峻的刑罰之下，他所有的那個生命却已被注定要喪失，究竟他是與挪威的軍隊聯合，還是在暗中給予那叛徒以助力與便利，還是兩種罪都有，他盡力促使他的祖國崩潰，這個我不知道；但是該死的謀叛已經證實又已經承認，却已將他註定。

馬

〔自語〕 格拉密斯，高多爾爵士！

〔對班〕 你豈不可以期望你的子孫做國王嗎，那些把高多爾爵士答應加給我的，對他們也是如此許願？

班

那個倘若完全可信，

除了高多爾爵士之外，還該引起你的取來王冠的心思，但是真奇怪！

黑暗的工具時常會告訴我們

一些真話來吸引我們去陷害自己，用老實的瑣事賺取我們的信任，而在

馬

最重要的後果上將我們騙賣，
兄弟們，有一句話，我請問你們。

〔自語〕兩件事已然證實

就如同是那帝王之業的一幕壯舉的
歡樂的序曲一般——我謝謝你們兩位，

〔自語〕這種超越形態者的誘致，

不該是惡：也不該是善：如果是惡，

它為什麼又給我成功的保障，

開始就使它證實？我已是高多爾爵士：

如果是善，我又怎樣竟會附從那種暗示，

那種可怖的景象都令我的頭髮豎起，

令我那安穩的心房敲打我的脅骨，

違背着天然的法則？眼前的恐怖

絕趕不上駭人的幻想：

我的思念，它的謀殺還祇是狂想，

而已經使我本人如此震撼，以致行動

都迷失在詭異之中，一切存在的

全不是它本來的面目。